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 教学参考书

(修订本)

周忠厚 选编  
陆贵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教学参考书/周忠厚编著. 2版(修订本)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300-00312-5/G·908

I. 马…

II. 周…

III. 文艺理论-马恩著作研究-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923 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教学参考书**

(修订本)

周忠厚 陆贵山 选编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本社网址: [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 [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特印刷厂

---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20.125

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2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735 000

---

定价: 2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巴黎的秘密

[法] 欧仁·苏 著  
张湘云 译  
虎景仁 校

第一章 .....	(4)
第二章 .....	(52)
第三章 .....	(80)
第四章 .....	(106)
第五章 .....	(120)
第六章 .....	(134)
第七章 .....	(157)
第八章 .....	(166)
第九章 .....	(175)
第十章 .....	(187)
尾声 .....	(202)

## 弗兰茨·冯·济金根

[德] 斐·拉萨尔 著  
叶逢植 译

第一幕 .....	(222)
第二幕 .....	(239)
第三幕 .....	(280)
第四幕 .....	(310)
第五幕 .....	(340)

## 旧人与新人

[德] 敏·考茨基 著  
张荣昌 潘子立 译

上部	
第一章 .....	(383)
第二章 .....	(388)
第三章 .....	(398)
第四章 .....	(411)
第五章 .....	(419)
第六章 .....	(423)
第七章 .....	(431)
第八章 .....	(434)
第九章 .....	(449)

# SINCE

城市姑娘

[英] 玛·哈克奈斯 著  
秦 水 译

第十章 .....	(455)
第十一章 .....	(462)
第十二章 .....	(471)
第十三章 .....	(480)
下部	
第一章 .....	(486)
第二章 .....	(495)
第三章 .....	(499)
第四章 .....	(506)
第五章 .....	(519)
第六章 .....	(522)
第七章 .....	(529)
第八章 .....	(541)
第九章 .....	(547)
第十章 .....	(558)
第十一章 .....	(564)
第十二章 .....	(572)
第十三章 .....	(582)
第十四章 .....	(588)
第一章 星期六的市场 .....	(593)
第二章 乔治 .....	(597)
第三章 阿屠尔·格朗特先生 .....	(600)
第四章 伦敦东头的剧院 .....	(604)
第五章 在河上 .....	(608)
第六章 东头和西头 .....	(612)
第七章 救世军队长 .....	(616)
第八章 他是谁 .....	(620)
第九章 洗礼 .....	(623)
第十章 孩子病了 .....	(626)
第十一章 儿童医院 .....	(629)
第十二章 “我怎样帮助她呢?” .....	(632)
第十三章 安葬和结婚 .....	(635)
后 记 .....	(637)



# 巴黎的秘密

[法] 欧仁·苏 著  
张湘云 译  
庞景仁 校

## 主要人物

马克西米连·鲁道夫——盖罗尔施坦大公爵大公；歌女的父亲。

教书先生（又译校长）——又名：昂塞姆·杜尔斯耐；爱称：福尔利、匪徒；乔治太太的丈夫。

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又名：萨拉·塞通，鲁道夫原先的情人；歌女的生母。

汤姆·塞通·德阿尔得布利——萨拉伯爵夫人的哥哥。

歌女——又名：玛丽花，鲁道夫与萨拉夫人的女儿。

瓦尔特·穆尔弗——鲁道夫的家庭教师兼仆人。

格劳恩男爵——盖罗尔施坦大公爵驻法国公使。

猫头鹰——又名：独眼龙，教书先生的同伙兼情妇。

瑟扎尔·波利多里（又译波利多里）——又名：瑟扎尔·布拉达芒蒂，鲁道夫原来的家庭教师；牙科医生。

雅克·费朗（又译雅克·弗兰）——公证人。

塞拉芬太太——雅克·费朗的女管家。

乔治太太（即若日尔夫人）——教书先生的妻子；法朗索瓦·热尔曼的母亲。

法朗索瓦·热尔曼（又译热尔门）——教书先生与乔治太太之子，后与笑面人小姐结婚。

笑面人小姐——一个缝纫女工；鲁道夫的邻居。

屠夫（又译刺客）——又名：阿尔比诺斯，鲁道夫的救命恩人。

阿尔夫莱德·比珀莱（又译阿尔弗勒德·皮普勒）——看门人。

波莫娜·福蒂内·阿娜斯塔齐·比珀莱（又译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女看门人，阿尔夫莱德之妻。

日罗姆·莫莱尔——穷苦的宝石匠。

路易丝·莫莱尔（又译路易莎·莫莱尔）——宝石匠莫莱尔的女儿；公证人雅克·费朗的女仆。

达尔维尔先生——鲁道夫的好友。

克雷芒丝·达尔维尔侯爵夫人（又译克雷门丝·达尔维尔）——达尔维尔先生的妻子；后与鲁道夫结婚。

道尔比尼先生——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父亲。

道尔比尼伯爵夫人——又名：罗兰夫人，道尔比尼先生的妻子；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后母。

德·圣雷米伯爵——弗洛雷斯唐·德·圣雷米子爵的父亲。

弗洛雷斯唐·德·圣雷米子爵——德·圣雷米伯爵之子；德吕丝奈公爵夫人的情夫。

德吕丝奈公爵夫人——德·圣雷米子爵的情妇。

红胳膊——“血心”酒馆的老板。

小瘸子（又译瘸子）——红胳膊的儿子。

黑人大卫——鲁道夫的私人医生。

瑟西丽——黑人大卫的妻子。

#### 附注：

中文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中《神圣家族》一文提到的本书人物译名，与我们翻译过来的人名不完全相符。这里将《神圣家族》中涉及到本书的人物译名置于括号内，以便读者与本书人物译名相对照。

——译者

# 第 一 章

在黑话里，“达比法郎”是下等小酒店的意思。它通常是由一个人们叫做老妖的人，或者一个女人，人们叫她女老妖的人经营着。这里常来常往的人是巴黎的社会渣滓。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夜晚，天下着雨，冷飕飕的。一个身穿破旧上衣的彪形大汉，穿过交易所桥，来到旧城里。

那汉子在走进蚕豆大街的时候，放慢了脚步。司法部的大钟敲了十下。一些女人呆在带拱顶的、漆黑的门厅下，她们小声儿哼着民间小调儿。其中有一个女人一定是这汉子认识的。因为，他停在她的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是你吗，歌女？你得给我付烧酒钱，不然，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晚上好，屠夫。可我没钱呀。”那女人颤抖着回答说。

屠夫在这一带是很吓得住人的。他又说道：

“如果你的钱包空了，看在你的情面上，那女老妖会赔给你的。”

“天哪！我已欠她我身上这身衣服的租金了！”

“啊！你还顶嘴！”屠夫喊道。黑暗里，他狠狠地打了这可怜的姑娘一拳，疼得她尖叫了一声。

“这是给你的警告！”

那恶棍刚一说完这句话，就发出了可怕的骂声：

“扎我胳膊啦！你用剪子划我！”

他发疯似的去追赶歌女，他们跑进了漆黑的通道里。

“不许你过来，过来我就用剪子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她对他说。

威胁并没使这恶棍停下来，他在黑暗里一直向前追着。最后终于把一只瘦弱的手腕攥在了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中。

“哈！这下我可抓住你了！找死！”



“找死的是你！”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别这么使劲捏，红胳膊，我是在你家里，这没错，可……”

“不是红胳膊。”

“既然不是红胳膊，那咱们就见见血吧，”屠夫喊道，“放下你的爪子。”

屠夫不但没看见那人把手放下来，反而感觉到那只钢筋似的大手伸过来，一下子卡住了他的脖子。

歌女躲到通道的尽头，开始上楼了。她停下来，冲着她的保护人喊：

“哦！谢谢您啦，先生。我现在已经脱险了。放他走吧，您要多当心自己，他就是屠夫。”

激烈的搏斗持续了几秒钟。

“你得为那个歌女，还有你自己抵罪。你再不撒开我的领带，我就咬你的鼻子啦。”屠夫用喘不过气来的声音说。

“我的鼻子小极了，你看不清。”

“那就到路灯底下来看。”

“来就来。是的，这样我们可以彼此盯着看看。”

那陌生人始终揪着屠夫的领子，一直把他拽到门口，然后又把他甩到街上，这路面刚刚能被路灯照到。

屠夫踉跄了一下，但很快就又站稳了。他发疯似的向陌生人冲了过去。从陌生人那瘦弱的身材上，看不出他会有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力气。

尽管屠夫有一手头等的、灵活的拳术，然而对手更高明。陌生人十分敏捷地给他下了一个脚绊儿，把他摔了两个滚儿。屠夫气得哇哇直叫，他爬起来，准备再干。

这时，那陌生人雨点儿似的拳头朝他的头上打去。拳头打得是那样的猛，就好像戴着铁护手一样。这拳术和屠夫的拳术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被打得晕头转向，像头牛似的倒在路面上，哼哼唧唧地说：

“我认输了。”

正打着的时候，歌女凑巧出现在红胳膊的家门前。

“请可怜可怜他吧，”她说，“从圣爱路瓦大街到圣母院，除了教书先生，还没人能打得过屠夫呢。您到底是谁呀？”

陌生人没有回答这女人的话，他正在专心听她说话。他从没听见过比这更温柔、更爽快、更清亮、银铃般的声音了。夜色是那样的昏暗，而路灯的灯光又是那样的微弱，使他无法辨清歌女的相貌。

屠夫躺在那儿没有动弹。几分钟后，他动了动腿、胳膊。然后坐了起来。歌女一面往房子的过道里躲，一面拉了拉保护人的胳膊说：

“当心！他也许要报仇！”

“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

“今天我是认输了，”屠夫说，“我的头都碎了。如果我再碰上你，咱们下次再见！”

“我说，你会暗算我吗？”陌生人问。

“不，不会，你有勇气，”那恶棍赞赏地说，“你把我打了。到现在，除了教书先生，还没人敢吹大话，说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呢。今天我碰上强手了。算了吧，你将来不定哪一天，也会碰见比你强的对手呢，谁都会碰见比自己强的对手。现在你既然把屠夫打败了，你就可以在这城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放荡了。所有的姑娘都是你的奴仆。老妖和女老妖哪个也不敢不给你赔账。可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你是个小偷，我就不是你手下的人。我因为性子暴躁，杀了人，这不假。可我住了十五年的苦役犯监狱，已经赎了我的杀人罪。我的刑期已满，不欠审判官任何东西了。我从没偷过什么，你去问那歌女。”

“他说的是实话，”她说，“他不是贼。”

“那么，别记仇，来喝一杯吧。”陌生人说。

“你真是好人……告诉我，既然是进了红胳膊的家门，你一定是认识他了？”

陌生人对他的话感到很意外：

“红胳膊？我不知道你想说谁。你说的红胳膊肯定不是一个人住在这房子里吧？”

屠夫以一种奇特的神情笑着说：

“不，你说错了。红胳膊不喜欢邻居，他有他的道理。”他接着对歌女说，“你是个好姑娘，我给了你一拳，你还了我一剪子，咱们谁也不该不欠了。你要是好心，就不要在我已不记仇的时候，冲我大发雷霆了。来，和我们一块去喝点吧！这位先生付钱。哦，还有，我们一起到白兔子酒店女老妖那儿去吃夜宵吧。”

“行，”陌生人说，“你想来吗，歌女？”

“刚才我是饿了，”她回答说，“一看到你们打架，我又没有胃口了。”

“唔！还是来吧，”屠夫说，“白兔子酒店的饭菜是很出名的。”

三个人朝酒店走去。

打架的时候，有个身材高大的煤炭商躲在一条通道里。他看到了搏斗的前前后后，但没出来劝解。当这几个人朝小酒店走去的时候，他跟上了他们。

屠夫、歌女和这个陌生人进到酒店里。这是一间宽敞但低矮的大厅，熏黑

的屋顶上横着一根根小梁，整个酒店里只有一盏破油灯发出微弱的红光。墙上满是粗俗的画和下流的字样。

女妖叫波妮丝老太太，她经营着三个行当：留人住宿、开酒店，还出租衣服。她有四十岁左右，膘肥体壮，满脸红光，还有点儿小胡子。由于酗酒，她的脸被烧得红里发紫。

用铅皮包面的柜台上，备有一只加了铁箍的酒壶和各式各样的锡制量器。在靠墙的一张小桌上，有许多小瓶，里面装着玫瑰红色和绿色的掺了假的饮料，其名为“美满的爱”和“宽慰乐”。一只黄眼珠的黑猫卧在女妖旁边，就好像是家里的保护神似的。

两个衣衫褴褛，满脸长着刺猬胡子的人，几乎不大去碰给他们送上的酒壶，他们神情不安地交谈着。其中的一个人，脸上几乎没有血色。他把戴在头上的那顶破旧的帽子一直拉到眉毛上，小心地不露出他的左手，即便是非用这只手的时候，也是尽力掩饰着。

稍远处的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他面颊消瘦，眼光无神，长长的黑头发垂在脖子上。他抽着一支不长的烟斗，只有在喝他面前小瓶里的烧酒时，才把烟斗拿下来。

屠夫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头发，浓浓的眉毛，还有厚厚的红棕色颊髯。他身着一件蓝色罩衫，一条绒布裤子，因为上面沾有厚厚的一层泥，已看不出裤子的颜色了。

歌女十六岁。她那极白净的前额高出那张鸭蛋脸。两排流苏状的睫毛是那样的长，弯曲着把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遮住了一半。她那紫红的嘴唇，直直的、小巧的鼻子和那带着小酒窝的下巴美得令人爱慕。一串珊瑚项链绕在她洁白夺目的脖子上。透过那条过于肥大的裙子，隐约可以看出她的身材灵巧、柔软，像灯芯草似的圆润。一条又破又小的，带绿穗的、橘黄色的披肩交叉在胸前。她那迷人的嗓音已经使那陌生的保护人惊呆了。这嗓音有一种不可压抑的魅力。歌女的容貌带有一副处女的天真纯洁的样子，为此，还有一个外号，人们都叫她玛丽花。

歌女的保护人，以后我们就叫他鲁道夫，看样子有三十至三十六岁。从他颀长的身材上，看不出有刚才打架时显示出来的那样惊人的力气。他外貌特别美，脸色苍白而显得虚弱，黄褐色的大眼睛，几乎总是半睁着，还带有一圈浅蓝色的光环。他那无精打采的步履，漫不经心的目光和带有嘲讽的微笑，好像显示出一种被贵族的过分富裕的生活削弱了的体态。鲁道夫额头上的几条皱纹说明他是个深沉的思想家。然而，他的嘴的轮廓所显示出的坚定性，头的姿态所显示出的不可一世，却又表明他是个活动家，他的勇敢在大众之中有着不可

抗拒的影响。他的眼光里常常充满了忧郁和同情；有时候，他变得冷酷、凶恶，那时，他的行为表示出他对事物的蔑视和残暴无情。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他那略略前突的下巴刮掉了胡子。

鲁道夫系着一条黑领带，领带的两端垂在他的蓝罩衫上。他的两只大鞋上钉着两排钉子。除了双手之外，鲁道夫和酒店里的其他顾客毫无不同之处。

走进酒店的时候，屠夫把他那长着重重汗毛的大手放在鲁道夫的肩上，大声说：

“伙计们，这位兄弟刚才把我打败了，请诸位向这位屠夫的大师拜上一拜。警告那些大概是不想要脑袋的家伙们，包括教书先生在内，他也将败在这位兄弟手下。我打赌。”

听了这番话，酒店里的常客们用一种敬畏的眼光看着屠夫的战胜者。

女老妖向鲁道夫露出了她极其温和的一笑，然后从柜台后边站起来，走出来收拾东西。请注意，她从没有这样做过，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教书先生来了。

那两个脸色阴沉的男人中的一个，就是那个脸色苍白、遮掩左手并把帽子压低到额头上的人，欠起身，用哑嗓子对女老妖说：

“教书先生今天没来？”

“没有，”波妮丝老太太说，“昨天他可来了。”

“今晚我和教书先生约好会面，我们有公事。”

“一定是你们的肮脏事啦，你们这伙强盗！”

“是强盗养活着你呢！”

女老妖恶狠狠地把她手里的酒壶往这恶棍眼前一举。

女老妖走到玛丽花身边，查看着披在这可怜的女孩身上的外衣。检查结果令人满意，她粗鲁地说：

“把衣服租给你倒不错。你干净得像只小女猫。我才不把这条橘黄色的披肩租给像缣丝女工或者是死骷髅那样的坏蛋。再说，从你出狱后，也是我教的你……”

歌女低下了头，她并不为女老妖的夸奖而感到光荣。

“吃晚饭吧。”屠夫说。

“好吧！你想吃什么，坏毛狗？”女老妖问。

“十二个苏一升的酒，要两升，三块软面包头，再要一盘杂碎。”屠夫想好菜谱后这样说。

在路易·菲力普时期，人们把从大宅门院里仆人们的餐桌上撒下来的一堆鱼、肉和各种各样的其他剩菜叫做杂碎。

“我看你真不愧是个有名的酒漏子，并且总是特别爱吃杂碎。”

女老妖亲自把一壶酒、一块面包和一盘杂碎放在了鲁道夫的桌上。

“多美的菜啊！”屠夫大声说。“鸡腿、鱼尾巴、排骨骨头、馅饼皮，还有土豆、奶酪、蔬菜、山鹑头，外加饼干和生菜！你快吃呀，歌女……”

“今早，我喝了一个苏的牛奶，吃了一个苏的面包。”

又一个人走进酒店里，人们不再说话了，都抬起头。这是个中年人，动作灵活，身材魁梧，穿着外衣，戴着鸭舌帽。由于他不是酒店的常客，大家也很快就不要去注意他了。他用非常随便的言语向店主要饭菜。这刚来的人坐在一个正好能看见那两个脸色阴沉的家伙的地方，其中的一个人曾打听教书先生今天来了没有。

“我巴不得您和教书先生掐起来呢。”屠夫对鲁道夫说。他不敢用“你”来称呼鲁道夫。“以往总是他赢我，今天我要是能看着他败在别人手里，那可太开心了。”

“你以为我能像个獒犬似的向教书先生扑过去，给你取乐吗？”

“不，可他一听说您比他强，他会向您扑过来的。”

“如果我们要一壶加糖的烧酒，”鲁道夫漫不经心地说，“歌女也许会唱起来的。”

“我赞成，”屠夫说，“我来自我介绍一下，”他又说，“本人名叫阿尔比诺斯，被释放的苦役囚徒，圣·保尔码头伐木场装运工，冬天挨冻，夏天挨晒。”

他用左手行了个军礼。

“我，我是扇面画家，叫鲁道夫。”

“难怪你的手这么白净，可你干吗要到这个酒店来呢？这里只有小偷、强盗，还有像我这样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才来。”

“我到这里来，因为我喜欢有趣的交往。”

“扇画面家，”歌女注意观察着，“这是个美好的职业。”

“您挣多少？”屠夫问。

“好日子一天能挣四法郎，夏天天长，有时挣五法郎。我在寓所里过夜，首先得花去六个苏。”

屠夫把手放到帽子上：

“请原谅，老爷……您，您花六个苏过一夜！”

“老爷”这个词使鲁道夫暗自发笑。他接着说：“我这个人讲究舒服，喜爱干净。”

“真是阔气主！”屠夫说，“他花六个苏过一夜！”

“那您现在作坊的坊主是谁？”屠夫问。

“我的坊主是波莱尔先生，住在布尔多娜街。他是个笨蛋，但很粗暴，会偷东西，还是个吝啬鬼。哪怕是让人家把眼睛挖掉，他也不愿意给工人付工钱。我从十五岁起就在他那儿学徒。住在汝弗里街，五楼靠前面。我叫鲁道夫·杜朗。”

“该你了，歌女，”屠夫说，“你父母呢？”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玛丽花说。

“谁把你养大的？”鲁道夫问。

“从我记事起，最早的时候，我和一个独眼老太太在一块儿，人家都叫她猫头鹰；她有一只圆形的绿眼睛，鹰钩鼻子，像只被人挖去了一只眼的猫头鹰。她让我到新桥上去卖麦芽糖。回来的时候，至少要拿回十个苏，不然她就不让我吃饭，还得打我一顿。”

“你肯定这个女人不是你妈妈吗？”鲁道夫问。

“猫头鹰责骂我没有爹娘；还说我是她从街上捡来的。每天晚上，我就睡在一张草垫子上，冻得直打哆嗦。草垫子就铺在地上，独眼龙在地上挖了个洞，好把我塞进去。有人说，草是暖和的，他们弄错了。早晨，我就去蒙福贡找钓鱼用的蚯蚓，因为猫头鹰在圣母院桥下边还开了个钓鱼店。我挎着满满一篮子蚯蚓回来，累得疲惫不堪。中午，猫头鹰就给我一大块面包。”

屠夫猛吸了几口他的烟斗。

“那独眼龙让我从早到晚出去要饭。”玛丽花说。“当她让我在新桥上等候买糖的人到来之前，会先把我揍几下子，让我在行人面前哭，这样好多卖几个钱！后来，我在她的巴掌面前变得坚强了。我不哭的时候，猫头鹰便怒气冲天。这时候我就笑，反过来气她，并且一面云雀似的唱着，一面卖我的麦芽糖。”

“麦芽糖……会使你馋得想吃吧？我可怜的歌女！”

“是啊，屠夫，我想吃极了。可我从来没尝过。有一天，一群孩子打了我一顿，还把我满满一篮子蚯蚓偷跑了。独眼龙使劲从鬓角上往下揪我的头发，揪得我鲜血直流。”

“这老不死的！”屠夫大叫着在桌上捶了一拳。“打一个孩子，这还不够，……还折磨她！”

“我已经和您说过了，猫头鹰折磨我，是为了让我哭；可我呢，我偏偏笑，气她，然后就拿来麦芽糖到桥上去。独眼龙呆在她的炉子旁边，不时地朝我举举拳头。这时我就唱得声音更大了。这样相持着，我饿了，饿极了！一方面是因为我饿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气气猫头鹰，我拿起一块麦芽糖，吃了。”

“好极了，我的孩子，你干得好！”屠夫说。

“我觉得挺好吃的，可一个卖桔子的女人冲着独眼龙喊起来：‘喂，猫头鹰，小毛贼吃你的本钱了！’”

“哦！该死的，这下可坏了。”屠夫说。

“当时可真好笑，独眼龙看着我吃她的糖，气得发疯了，可她不能离开炉子，因为锅里正炸着土豆呢。我呢，意识到又要挨打了，心想，‘去他的吧，反正吃三块和吃一块都是一样挨打。’又拿了第二块，接着又是第三块。猫头鹰老远地用一把大铁叉子威胁我，我拿起一块麦芽糖给她看，当着她的面嘎叭嘎叭地把糖嚼了。”

“你这么干，猫头鹰还不得活剥了你的皮？”

“炸完土豆，她冲我走过来。人家施舍了我三个苏，可我吃的却值六个。当独眼龙抓起我的手拉着我走的时候，我以为就要摔倒了，害怕极了。”

“我们住在英特里勒街的一间阁楼里，在胡同口旁边，有家小酒店，猫头鹰走进去，还一直把我拉在手里。她站在柜台边喝了半瓶烧酒。独眼龙每天都喝这么多，她总是在大醉中睡觉。我们到了阁楼上。猫头鹰把门上了两道锁，我跪下来向她求饶。她理也不理我，我听她叽里咕噜地说：‘今天晚上怎么处置她，这个偷麦芽糖吃的家伙？’她转着那只绿眼珠盯着我。我一直跪在那儿。忽然，独眼龙走到一块木板前，从上面拿起一把钳子。”

“钳子！”屠夫大叫着，“干什么，打你用吗？”

“您想不到吧，是要拔掉我一颗牙。”

“她拔了吗？我的小可怜，这个残忍的家伙拔你的牙了吗？”鲁道夫问。

“她用两个膝盖像老虎钳一样把我的头夹在中间，”玛丽花述说着，“我的天啊！她拔了好半天啊！最后，她一半用钳子，一半用她的手指头，终于把我那颗牙拔下来了。拔完后又对我说：‘小毛贼，我每天像这样拔掉你一颗牙，拔光为止。然后，把你扔到水里，鱼就会跑到你这儿来报仇，因为你挖了蚯蚓钓它们。’”

“哦！这个坏女人，拔一个可怜的女孩子的牙！”屠夫极度气恼地大叫着。

“现在长出来了吗？”鲁道夫问。

玛丽花微笑着咧开她那粉红色的嘴唇，露出了两排洁白如珠的小牙齿。

“后来呢，你怎么样了？”屠夫问。

“第二天，我没去找蚯蚓，跑到万神庙那边去了。夜里，我在一个工地上过夜，睡在一堆木头底下。饥饿难忍，我试着嚼点儿树皮，以此来敷衍一下我的极度饥饿。后来，我就睡着了。天亮时，听见有声音，我就再往木料里钻。我不敢出工地了，我想，一定是猫头鹰在到处找我，要拔我的牙，把我扔了喂鱼。第二天，我嚼了一点儿树皮之后就睡着了，这里，听见一条大狗在叫，

一下子把我吓醒了，我听着……狗一直在叫着，离我越来越近。我又吓得惊慌失措了。你要笑话我了，屠夫！”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个勇敢的姑娘！这不，刚才打了你，我现在都感到难过了。”

“你为什么会不打我，既然没人保护我？”玛丽花天真地问。

“你继续说吧，孩子。”鲁道夫说。

“我缩成一团呆在木头堆里。狗一叫唤，一个声音说道：‘有人藏在工地上。’另一个声音接着说：‘是贼。’两个人挑逗着狗，冲它喊着：‘搜！搜！’我怕被狗咬了，就喊叫起来。那声音说：‘唉，是个小孩子的声音。’他们把狗叫住了，去找了一个灯笼来。从我呆的那个洞里走出来，站在一个胖男人和一个穿罩衣的小伙子跟前。‘小偷，你在我的工地上干什么呢？’我回答说：‘我的好先生，我两天没吃饭了。我是从猫头鹰那儿逃出来的，她拔掉了我一颗牙，还想把我扔了喂鱼。’木头商人对那个小伙子说：‘我没弄错，她就是个小偷，她来偷我的木头。’小伙子对他说：‘偷了您的木头，老板？怎么偷呢，她还没有一根最小的木头粗呢。’木头商人说：‘小偷们就是这样，他们派小孩来侦探情况，然后藏起来，好给别人开门。’他们把我带到了警察局，我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我被判为流浪者，入了狱。我被提到轻罪法庭，因为流浪者的罪名，要在少年犯教养所呆到十六岁。我感谢法官的善心。在狱里，我有饭吃了，没人打我，和猫头鹰的阁楼比起来，这里简直是天堂。在狱里，我学会了缝纫。可我变懒了，变得游手好闲了。我不爱干活儿，爱唱歌。尤其是看见太阳的时候……哦！当院子里阳光明媚的时候，我就禁不住就唱……那时候……唱着歌，我似乎觉得自己不是个犯人。就从那时候，人们开始叫我歌女，而不再喊我小毛贼了。后来，我终于到了十六岁，出了狱……我就是门口遇见了这里的女老妖，还有两三个别的老太太，她们有时来看我在监狱时的同伴。那时，她们就总是说等我一出狱，她们就有活儿给我做。‘我的俊姑娘，’女老妖和那些老太太们说，‘你愿意到我们这儿来住吗？我们给你漂亮的裙子穿，你只管玩玩乐乐就是了。’我要是连她们说话的意思都不懂，就白在狱里呆八年了。我把她们都打发走了，心想：我会缝纫，眼下还有三百法郎，我还年轻……”

“还有美丽的青春！”屠夫说。

“所以，我心想：‘住了八年监狱，也该享受点儿生活的乐趣了。等我的钱花光了，自然会有活儿做的。’我开始挥霍起那三百法郎来了。”玛丽花长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失算了。我应该先把工作安排妥当。不过，事情过去了就算了。我买了些花，买了件衣服，骑着驴到布罗尼树林去散步。到圣日耳曼



去，也是骑驴去的。”

“和一个情人一块儿吗？”

“不，我是和儿童收容所的一个伙伴一块儿去的。她是个好姑娘，人家都叫她笑面人儿，因为她老是笑。她可能干呢，每天至少挣二十五个苏。她自己有个小家……我不敢再见她了。我因为老在挥霍，最后只剩下四十三个法郎了。”

“你用这四十三个法郎干什么了？”屠夫问。

“当时有个叫洛林的女人给我洗衣服。她怀孕了，肚子已经很大，不能干活儿了，一分钱都挣不着。眼看着她就要生产了，可连在租房里租个床位的钱都没有。幸运的是，她偶然碰上了古班的女人，她当时正藏身在巴黎主宫医院后面一座拆毁的房屋的地窖里。”

“古班的女人为什么藏起来呀？”

“为了躲避她的男人，他要杀她。她只有在晚上才出来买面包。就这样，她碰见了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洛林，因为她随时可能生产。”

“你等等，古班的女人，是爱尔米娜吗？”屠夫说。

“是呀，”玛丽花回答说，“是给我和笑面人儿干活的裁缝。她真是好样的，尽了最大的可能，把她的地窖、铺草和面包都分了一半儿给洛林。洛林在那儿生下了可怜的孩子，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只有点儿铺草……看到这一切，古班的女人大白天就从地窖里出来找我。她知道我还有几个钱，而且我的心眼儿也不坏。当时，我和笑面人儿正要上敞篷汽车，我们想花完我这四十三个法郎，到乡下去，上田野里去……我喜欢田野，树木，草场！可是，唉！当爱尔米娜向我讲述了洛林的不幸后，我退掉了敞篷车，跑去拿了我房间里所有的零用东西、床垫子、被子。我让人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一个搬运工，我和古班的女人小跑到地窖那儿去了……可怜的洛林多高兴啊！我用我仅有的钱帮助了她，直到她能重上洗衣船。”

“古班的女人呢？”屠夫问。

“她不幸呵！古班没有放过她！一天晚上，她走出地窖，去给洛林打牛奶，他把她杀了，在她的两个肩膀中间砍了三刀。”

“就是为了这个，他被判了死刑，八天后执行的。”屠夫说。“你呢，我的孩子，后来你怎么样了？”

“我找了工作。因为我很会缝纫，进了圣马丁大街的一家日用杂货缝纫店。为了不欺骗任何人，我说我才出狱两个月。他们让我走开。我要求带点儿活儿回去，他们说我把人都当成傻瓜了。正当我伤心地往回走的时候，碰到了女妖和一个老太太。自从我出狱以后，她们一直在跟着我。她们把我领去，让我喝